

BAIHUA
PROSE SERIES

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

张中行散文选集

百花散文书系

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张中行散文选集

孙 郁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张中行散文选集

孙郁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% 插页 4 字数 211 000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5 000

ISBN 7-5306-2176-9/I·1941

定价:14.30 元

编辑例言

一、本套“当代散文丛书”是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，按人专集分册。

二、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，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。

三、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，简单介绍作者生平，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，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。

四、所选作品，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；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作者不同题材和手法的散文 54 篇。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、散淡冲荡,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。记人,他勾魂摄魄,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;状物,他机智洒脱,常发出智慧之奇;言理,他冷静超脱,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,充满哲思与史学、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遥远之美。

编者所撰序言非常精彩,对解读张中行其人其文有很大的帮助。

目 录

序 言	孙郁(1)
我与读书	(18)
月是异邦明	(33)
锦瑟无端	(42)
《张中行小品》自序	(51)
出 世	(55)
王 道	(61)
身 后	(67)
辜鸿铭	(75)
梁漱溟	(87)
胡博士	(93)
启 功	(98)
怪物老爷	(111)
顾二娘	(117)
小胖子	(125)
报国寺	(131)
香 冢	(138)

一溜河沿·····	(140)
伊滨访古·····	(145)
历下谭林·····	(149)
药王庙·····	(155)
红楼点滴一·····	(162)
红楼点滴四·····	(166)
沙滩的住·····	(170)
沙滩的吃·····	(174)
王门汲碎·····	(178)
银闸人物·····	(183)
闺秀小楷·····	(187)
案头清供·····	(191)
起火老店·····	(194)
犊车驴背·····	(199)
关于贤妻·····	(204)
直言·····	(209)
彗星·····	(215)
书·····	(220)
日记·····	(230)
城·····	(235)
桥·····	(239)
户外的树·····	(244)
灯·····	(248)
晨光·····	(255)
剥啄声·····	(259)
螳螂·····	(263)

蟋 蟀·····	(268)
神异拾零·····	(273)
蓬山远近·····	(276)
梦的杂想·····	(282)
才女·小说·实境·····	(287)
三宿桑下解·····	(294)
惟闻钟磬音·····	(298)
但目送芳尘去·····	(304)
错错错·····	(308)
临渊而不羡鱼·····	(312)
刚直与明哲·····	(318)
再思福倒了·····	(322)

序 言

孙 郁

—

从八十年代底到九十年代初，张中行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刊和杂志上。我那时读他的作品，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仿佛不是一位当代人，他像“五四”那代学人一样，以平和、扎实、厚重的文字，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文化难题。张先生不是那种正襟危坐地谈论学问的人，他的修养很深，对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，有很深的造诣。又因为受到鲁迅、周作人的影响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有别于当下的文人。以文化的、艺术的眼光，来审视人生，又以哲学家的智慧，来观照文化和艺术，这种思路的特异性，至少对我这样生于五十年代末的人来讲，是新鲜而又极富有引力的。

我在《读书》等杂志上，陆续地读到了他大量的文章，被他的文风和渊博的知识吸引着。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冷静、沉稳而超然地呆在京都的一角，指点古往今来诸多趣事，不故作惊人，更无趋时之态。他的苍劲、古朴的文风，和饱经忧患的情思，使他的作品散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。自周作人以来，我许久没有读过这样清淡、疏雅、博杂的文字了。

张中行的出现,使我们荒疏了几十年的文坛上,出现了旧式的、然而又具有“五四”个性主义类型的人。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存在,他让我们看到了流行了三十余年的文风的孱弱性。与他这样沉浸在东西文化之海的文人比,当代轻薄的文人应感到惭愧。至少,这位文化老人,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独立的人文品格,对我们当下浮躁的文坛来说,是一个深刻的提示。

二

张中行一九〇九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。一九三一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。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一九三五年毕业后,曾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,并办过佛学研究杂志。一九四九年以后,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,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。他不是以职业习惯写散文的人,而是一个杂家。这种杂家,非班固所云“漫羡而无所归心”者,而是兼哲理与艺文、形而上与形而下,且又颇有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者。在当代众多的散文家中,张中行是少有的一位哲学意识浓厚的人。他对罗素、培根的研究,对老庄、孔孟、佛学的思索,其成就均令人仰视。他晚年所著的《顺生论》,被誉为是一部当代中国的《论语》。那弥漫着广阔、深邃的文化意绪的哲思,亦可当作一部优雅的散文来读。他似乎无意去写散文作品,写作的时候,更多地是在关注人生难题。他像一个哲学家,在无休止地拷问人生,追求理性的大限。这很像庄子,也类似孔子,和“五四”后的周作人也有相似的地方。很难说他喷吐的思想都是前无古人的标新立异——人的一生能在一两个问题上,为社会提出

崭新的解释，已实属不易了——他讲述的，既来自一种学术上的内省，又来自一种独有的生命体悟。这种内省和体悟，排除了近半个余世纪的一切先在的理性干扰，一切都是原原本本的，来自一种孤独的文化咀嚼时的偶得。像李叔同坐禅时的冥想，又类似丰子恺那样远离尘海时的冷观。同时又如同闻一多、朱自清那样去直面人生。在张中行那里，一切都是自然的、平淡的。他以布衣之躯，在生活底层，一直穷追人生哲学中最困难的一隅。生命有意义么？如何生存才是合理的？什么是“存在”？“存在”是顺从意志的必然呢，还是顺应天运的必然呢？他研究国学，但后来又跳出国学，不是信徒，成了外观者。他研究逻辑学、哲学，但非食洋不化，而是消化为东方式的体悟，用启悟的文体，去表达思辨的内容。张中行的兴趣广泛，不像有些文人那样一生只钻研一个领域的问题。他自称为杂家，并谓“样样通、样样稀松”，自嘲自己的路子铺得太多。其实也正因为如此繁杂，他的思维就显得比常人活跃。他喜欢书法、字画，对诸种古玩兴趣很高。又熟读经史子集，儒学和儒学之外的东西涉猎甚广。他留意于野史，于山林野叟中常得到些有趣的话题。这一点很类似明末一些文人，不拘于礼法，思想不定于一尊，博取种种杂学之外，注重于性灵的东西。我特别注意到他对佛学的态度，这里可见出他思想的主要东西。周作人曾说，在中国，看一个人学问和思想如何，先是看他对佛学的怎样解释，次看其对妇女的态度。张中行于这两点中可说是用力很大的。尤其对佛学，真真是熟得很，诸种典籍，如数家珍。但又不像某些佛学学者过于钟情于佛法，而是从中绕过，以西洋的逻辑学、人文精神，和怀疑主义东西反观诸物。于是便有了《禅外

说禅》这样的大作。把国人的心理结构和信仰意识，谈得头头是道，真正像一位高人在戏说人生。他很留意各种文化现象，衣、食、住、行，风俗人情、典章制度，等等，均在思索范围。多而杂，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。便是：论现象不拘于一点，谈学理不妄自尊大。于司空见惯之事中，总要说出异样的声音。这便是杂学的力量。他写文章，意在明理，明理在他那儿，已不再简单的是儒生的现实理性的顿悟，而是带上了西洋哲人式的东西。如同培根追问人性本体，康德反思人的思维结构，张中行在诸种思想的吸收、碰撞中，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表达式。这在当代文人中是少有的。所以，这是他特殊的贡献。他把洋人的形而上的东西，与东方人体味的东西，较好地糅在一起，于是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，像禅又不像禅。看似平平淡淡，却有真的内容隐在其中。读张中行的作品，你必须认认真真地揣摩，兼哲学与美文于一体，正如先秦散文一样，杂而有序，洋洋洒洒，散淡冲荡。世间尚有此类作家在，无论如何，是读者的幸事。

三

启功先生谈及张中行时，赞之为“玩文物那么有兴趣，讲学问那么广博，生活上悃悃无华，行事上那么取予不苟，无疑的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。”读张中行的作品，你会觉得，启功的感叹是不无道理的。张先生不是唯美主义者，写作乃是他思索人生哲学时的一种情思的外化。他一生所思者，是精神的悖论。“你爱它，他会给你带来苦；你恨它，却又躲不开；你同他讲理，讲不清楚；不讲，决心胡混，又会惹来麻烦。”这很类似康德的某些观点，康德就觉得，人的先验认

知方式有限，以有限来穷尽无限，便走进“二律背反”，故彼岸不可知。这是人类的宿命，张中行也看到了这一宿命。他绝不说人的思维达不到的虚妄的东西，例如对某些宗教问题的存疑，便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。理性达不到的地方，那领域的事情，多臆造之处，不可信。怎样消解这一认知的困惑呢？他提出了顺生而行的观点。《顺生论》云：

我们生而为人，站在人类的地位说长道短自然是难免的，不过要讲包括其他在内的大道理，那就应该眼睛睁大，心情冷静。这样，我们会很容易地认识，所谓善恶，是人类以己身为本位来评价事物（严格讲应是评价人的行为）的一套概念，推到人类生活以外是行不通的。而讲到善恶的本原，其实也简单得很，不过是人生有“欲”。人类乐生，于是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；人类畏死，于是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；其他衣食住行等等事物的评价都不过如此。这里也许有人会想到更根本的问题，即“欲”的价值问题。这当然很难说，有所欲是已然的事，欢迎也罢，不欢迎也罢，反正是既成事实，除了顺受之外，又能怎样！前面说，有的人不安于生命之徒然，这是想给“欲”及其派生的一切找个理论的靠山，以证明人事上的种种琐屑是理合于天。这种意图是可以理解的，而如果有所得，也未必没有用，如《易》传的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就是这一类。但是这类领悟，归根到抵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，用它自慰或自欺都可能有大用，如果竟以为这就是真理，定而不可移，那就与相信鬼神没有分别了。因此，想到天道方面的问题，我以为宁可这样说，天道远，人道迩，人生有涯，人力有限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舍近而求远吧。

每每读到他对人生某些无奈的叹息，我便对他的大悲苦之心，有了一种亲切之感。我们同在一个无奈的时空里，社会

观念的幻象常常把一切置于一种全能的精神解释之中。但张中行一直清醒地提示着我们，什么是人的有限性，人的精神可抵达的地方在哪儿。他的散文，这种玄学的特点，亦常流露其间，既深味“红尘”，又不遁入空门。鲁迅式的反抗绝望，周作人式的“绅士”气，与他均不适宜。于是便选择了康德、罗素式的人生态度，以哲学之眼光，冷冷地看人生，品味人生，像一个超脱凡世的道人，但又颇有布衣、“寒士”之气。食五谷杂粮，谈天文地理，一生不与官场结交，老老实实做一教书生。这样的学者，并不多见吧？因为谙熟于经史子集，他写文章显得大气磅礴；又因为一生在社会底层生活，在炼狱中少顺多逆，故对人间悲凉体味很深。看他回忆诸亡友的文章，听他谈论古今文人的故事，让人思绪顿开。我在与先生的多次接触中，多次感受到他来自心灵深处那种悲楚意识。他对人生悟得太深，一切世俗的幻象都在他那儿被粉碎了。这让我想起周作人的某些思想，他像苦雨斋主人一样，背负着巨大的文化负荷，把人的一切苦痛都吞在自己的肚子里。但又不是一个神经质、绝望的人，他以自己的超然、冷静、平和之心，将种种苦难，转化为一种征服人生的精神自娱。既然天下之事多不如意，人生苦境甚多，与其哭哭泣泣，不如以平常之心待之。《顺生论》中说：“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常常处于两歧之间；对于有些事物不能求甚解，但又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选择一条道，向前走。”无奈与乐观、忧患与通达，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，但在他那里被调和得很好。张中行是位求知的人，但求知的目的，在那儿已不简单的是去找什么人生的出路，而是让自己和周围的朋友，更清楚地看清社会与人自身的某些深层东西。说宿

命，他确实不相信一切先验的理性主义，即先验的东西；说通达，他又不盲目地皈依于一种信念。他一生都在苦苦地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靠独立的判断去把握人生。他的迥别流俗的地方，大概就在这里吧。

这里，他的精神体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：其一是科学的理性意识，他一生都在关注科学哲学，对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抱有兴趣，这使他未能滑入旧式文人的复古之路。他的鲜明的人文主义情绪，使他即使浸在旧文化的审视之时，也依然抱有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。例如他对中国人陋俗的警告，对当代迷信之风的冷嘲，对复古思潮的不满，是深得“老北大”的科学主义传统的。张中行倡导科学精神，旨在由此而引发人们对人生的正确态度，其立脚点，还是在人生哲学上。无论是看重培根，还是小穆勒、康德，根柢在于人的解放问题。这思路，属于鲁迅那代人的，他很好地继承下来，并有新的感受。他的作品，常可以看出这些东西来。其二是存疑意识。这在他那儿一直占着不小的地位。他习惯于对事物的反思，对被世俗认定的东西，总要细究一遍。一贯如此的，便合理么？鲁迅、胡适那一代人，注重分析法，存疑意识很浓。张中行不像鲁迅那样有“魏晋风骨”和“托尼文章”气，也不似胡适那样长久热衷于实证主义哲学。在思想启蒙的方面，他对当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。张中行的存疑意识，还是在知识论的层面上，他无意将此转化为一种思想运动。因此不像过去的鲁迅和当代的王蒙这类作家，那么引起广泛的注意。他的存疑意识，大概是受到休谟、罗素等人的影响。培根说：“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，终于信仰。”张中行对此有独有的感受。是否有“终于信仰”的一面，难说；但“起于

怀疑”，在他那儿是确实的。例如谈佛教，他对其中的某些哲学是佩服的，但又觉得其中逆人生而行的方式不妥，便对它敬而远之；论及儒学，他亦兴致勃勃，且身上残留许多儒家的精神印迹，可一旦与现实人生联系，便对其多幻想的一面嗤之以鼻。他采撷了许多学派的学说，却未有“终于”一方的。这看似有些博杂，似乎在知识的获取上过于相对主义，但细究一下，还是很有其意义的。存疑的结果，便是：“生，来于天命，我们抗不了，于是顺；顺之暇，我们迈出几步，反身张目。”人都在一种灰暗的精神洞穴之中，要真正看清人自身，倘不跳出洞穴，难而又难。张中行跳出了这一洞穴了么？他的散文，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跋涉。尽管依然存有困惑，尽管也难解析斯芬克司之谜，但他的悲壮的前行之中所洒下的汗水，是令我们这一代人深感敬佩的。这位文化老人的默默工作，给当代文坛所带来的启示，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言明的。

四

只有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以为，才会真正理解张先生作品主要价值和意义。他是带着欣赏人生的目光，究天人之际。上及远古，近逮自我，一觞一咏之中，多洒脱、智慧之音。本书所选的几十篇作品，大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脉络，和艺术情趣。他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。一类是写人物的，很有“世说新语”之味，又带有笔记小说之调。写起来从容得很，比时下写人物的散文要老到得多。例如《梁漱溟》、《胡博士》、《启功》、《王世襄》等，已经超出一般俗套，那里简直是一部个体的精神史。形与神、意与境，气韵非凡地散发出来。

二类是状物的，这一类很特异，是显示他非凡悟性的领域。例如《酒》、《城》、《桥》、《户外的树》、《灯》、《晨光》、《螳螂》等，已不简单的是传统写赋书怀之作，那是哲思与史学、灵感与理性的交织，看似摹物缘情，实则勾勒人生哲理的隐喻，这样的作品，即使在“五四”那时的小品文中，也不多见。张中行把一种特有的哲思与东方的杂感交织在一起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散文文体。三类是言理的，这一类他写得最多。如《我与读书》、《月是异邦明》、《临渊而不羡鱼》、《错错错》、《王道》等。他近来发表在报刊上大量的作品，属于这一种。这些作品深得鲁迅、周作人散文的精髓，很有“文明批评”的味道，也带有玄学的色彩。在这里，他表现了对生活极其广泛的兴趣，小及日常琐事，大至天理人道，举凡人生所涉的领域，均有冷眼静观的态度。仿佛一个历史老人，以苍凉、浑厚的声音，向我们诉说历史的旧迹。在这些冷静、古朴、深邃的美文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他博杂的知识，和“笃近而及远”的人生趣味。以博杂而开启读者，以情趣去陶冶人们，读此类作品，你会觉得，其品味，不是一般文人可以做到的。

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，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。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，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，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。对他熟悉的人，他一直带有“史”的眼光，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，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，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。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，又有杂感家的性灵。他写辜鸿铭，笔法淡淡的，像是欣赏，又像反省，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。《胡博士》、《启功》、《柳如是》、《顾二娘》，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，其笔调之奇，令人赞叹不已。张中行写人，